

西藏行之第三篇

宋沁穎 (2012 年畢業)

我住的客棧旁，有一家本地藏民開的家庭小餐館。地方很窄，裡面也是黑黑的，沒有裝修。我在那見到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，黑色的襯衫，黑色的西褲和黑色的皮鞋。靜靜地背坐在窗前，緩緩端起酒杯，一杯又一杯地喝著，什麼也不幹。整個人散發著一種說不出的特別。

我坐了過去搭訕。他有些意外，但也愉快。我們交談了起來。他自稱是隔壁某家賓館的保安，因為上夜班，所以每天下午都會來喝幾杯啤酒打發一下時間，等著孩子放學，然後去上班。我問他老婆去哪了？「老婆跑了，去了日喀則。」我說還回來嗎？他說會偶爾回來看看孩子。他又歎了口氣說：「以前沒房子，所以脾氣很大。可是現在有房子了，她卻走了。」說完，我們都沉默了。我給他添滿了酒說：「來，喝一杯吧。」

我問起他佛教的事。我說西藏的佛教教派太多太亂了。他說是。我問靈驗嗎？他笑了笑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我說你有師父嗎。他說有。我說給我講講密宗吧。他激動了起來：「我最近都有在看很多研究佛理的書，可惜都是藏文，你看不懂。」我說你都看些什麼？他說，講人生的一些道理，很有意思。我說，講輪回的嗎？他說是。這世的受的罪孽，全是上輩子種的果，他說。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是有原因的。

跟我聊天的時候，他眼裡時而閃爍過幾秒與他一身暗黑極不相稱的火花。其餘的大部分時間，他的眼神是迷茫而平靜的，靜如死水。唯有看著他女兒的時候，他的臉上才終於有了絲暖意。

他教了我三口一杯。我請他又開了兩瓶西藏啤酒。我問他政治，他捂著嘴說噓，不要說這個。我說你們藏民不覺得不公平嗎？拉薩是你們的家，為什麼進出還要查身份證。內地的遊客反而不查。他點點頭，壓低了聲音，眼睛裡滿是驚訝和欲言又止，說小心，這裡不能談這些。他卻似乎高興了起來，給我又添滿了酒。

他很感激，答應會帶我進布達拉宮玩。可是後來幾天，我再找他，卻杳無音信。我跑去附近的賓館，一家一家地問他的名字，都說沒聽說過。直到我上飛機了，他才給我回了短信問我在哪。我遺憾地說，我要飛了。他說：「啊呀怎麼辦呢？你還要來

嗎？」我說很高興認識你，下次再見吧。他兩個小時後給我回了條短信：「我看到飛機了，我會想念你的。」

我看著短信微笑。帶著些許憂鬱的單身藏民父親，他叫羅布。

拉薩的藏民，大部分對遊客的態度是冷淡而冰涼的。雖然在拉薩，你遇到的三分之二的人，都是遊客，或者是其他省份的新移民。這也許是他們冰涼態度的一個原因。大量的外來人口，來圍觀他們的生活或甚至爭奪他們的生活，引起他們的敵視，並不奇怪。這跟香港對大陸蝗蟲客的態度，並沒有很大的區別。但是香港人喜歡環遊世界，常常走出來。藏民們卻鮮有想走出西藏的。問起他們的話，基本上也是都沒出過藏區的，或是根本不想。

一個賣念珠的藏族年青小夥，我問他：「你想出西藏去發展嗎？」他笑著說：「我去過雲南旅遊，我今年還會去西安。但是我們出去了，跟你們進來一樣，你們有高原反應，我們會有低原反應。我上次去雲南，去了五天，足足昏睡了三天不吃不喝。」他朗聲笑著，就像拉薩的陽光一樣燦爛。

我跟他後來聊到一些事情。他說：「你們漢人很髒。我們這裡原來很好很乾淨的，但是你們來了，就把那些髒東西全帶進來了。」

我沉默了，沒再說話。我一直還記得他說很髒的時候，那種鄙夷的神情。但我也很奇怪，無論他們再如何透著對漢人的不滿，可始終是沉默的。就像我在那個小餐館裡，看到的老闆老闆娘點菜買單時的冷漠的眼神。

可能是因為進出拉薩要查身份證吧，也可能是因為那街道上每隔十米一個的裝滿盔甲和滅火器的 110 廳。

我想起了在火車上遇到的一個軍官，在請我吃早餐的時候說過，西藏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因為西藏的兵力最足，每一個角落都有。他語調開始高昂了起來，語氣突然變得自信得讓我有點摸不著頭腦。還有從林芝回來時一路上看到的堆滿武器的軍備車和坦克，小羅說可能是開到尼泊爾邊境的，基本上每年都會見好多次。

西藏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地方，她身上的敏感區域數不勝數。港澳居民和國際友人來到這都要嚴查護照，只能住規定的酒店和去規定內的景點，藏民進出拉薩要登記身分證。可是，有人捂住了她的嘴巴，讓她千癢萬痛，卻隱隱咬死了忍住了不發出一丁點的聲音。

坐在的士上，我還在抱怨拉薩的物價和服務員的態度時。河南籍的司機大叔告訴我，藏民戶口的，每個月有政府的三千至四千塊津貼，就連小孩子都有，這是可以拿一輩子的。再加上氣候的不適應，所以他們根本就沒有必要離開家，走出西藏。

我想我明白了些什麼。再不去問那些無聊的為什麼了。

不管開不開口，他們一定比誰都熱愛他們如此美麗的家鄉。

